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西湖二集 第十一卷 寄梅花鬼鬧西閣

梅雪爭春未肯降，詩人攬筆費平章。梅須遜雪三分白，雪卻輸梅一段香。

這一首詩是梅雪爭春之意。世上唯有女人最為嫉忌，那一種妒忌之念，真是出人意料之外，無所不為，無所不至。從來道：「妒忌女人胸中有妒石一塊，始初妒石未大，其妒還小，至後妒石漸大，其妒愈不可解。只有黃鸝一名『倉庚』，食之可以治妒。此方出在《山海經》上。」說便是這般說，世上妒忌婦人，習與性成，如何可以醫治？他吃那黃鸝只當吃小雞兒一般，有什麼相干？

唐時裴選尚宜城公主，裴選偷了侍兒，宜城公主大怒，將侍兒殺死，剝其陰皮韌（革+上日中𠂔下方）在裴選面上，命其出廳判事。裴選不敢不從，臉上戴了這片陰皮，只得出廳判事。後來皇帝得知，將宜城公主罰治。當時有人取笑道：「不知這片陰皮橫（革+上日中𠂔下方）在臉上，還是直（革+上日中𠂔下方）在臉上。若是直（革+上日中𠂔下方）在臉上，露出鼻子；若是橫（革+上日中𠂔下方）在臉上，露出嘴唇。況且又不端正，陰毛亂叢叢的，又與鬢髮髭須相亂，甚是不雅相。」看官，你道好笑也不好笑！這樣的刑法從來沒有，就是閻王得知了，也道十八層地獄中並無此刑，還要罰他到十九層地獄裡去哩！

臨濟有妒婦津，是怎麼出處？晉太始中，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，劉伯玉一日誦《洛神賦》，極其得意，段氏道：「為何恁般得意？」劉伯玉道：「洛神生得標緻，吾意甚喜，恨不與之為夫妻耳！」段氏道：「要為洛神何難，吾今即可為之。」其夜遂自沉於河，七日見夢於劉伯玉道：「吾今已為洛神矣，汝可來一會。」伯玉驚慌，終身不敢渡此津。後有美貌婦人渡此津者，段氏之神必興風作浪以阻之。凡美貌者至此，皆毀壞形體以求免其妒。丑婦雖不妝飾而渡，其神亦不妒也。丑婦諱之，莫不皆自毀形容，以塞嗤笑。當時語曰：

欲求好婦，立在津口。

婦人水旁，好醜自彰。

後唐高宗幸汾陽宮，率妃嬪輩將出妒女祠下，左右道：「盛服過者，必有風雷之災。」並州遂發數萬人別開御道。狄仁杰奏曰：「天子之行，風伯清塵，雨師灑道，妒女何敢為害？」高宗從之，妒女果然不敢為害。

看官，你道梁皇嬪是怎麼樣緣故？梁武帝皇后郗氏崩後數月，帝常追悼。一夕，寢殿外聞有騷窸之聲，視之乃見一蟒蛇蜿蜒上殿，睜睛呀口向帝。帝大驚曰：「朕宮殿嚴警，作爾蛇類所生之處。」蟒遂口吐人言道：「我即昔之郗氏也，生平嫉妒六宮，其性慘毒，怒一發則火燄遍天，損物害人，以是大罪，謫罰為蟒，無飲食可實口，無窟穴可庇身，饑窘困迫，力不自勝。又一鱗甲之中，則有多蟲咬齧，肌肉痛苦，有如錐刀。蟒非常蛇，亦能變化，故不以皇居深重為阻。感帝平昔眷妾之厚，托丑形骸陳露於帝，祈一功德，以見拯拔耳。」帝聞之大感，既而求蟒，遂不復見。明日遂問寶志公禪師，禪師道：「必禮佛懺悔方可。」帝然其言，搜索佛經，親灑聖翰撰悔文，共成十卷，大集沙門為之懺禮。郗氏復見夢於帝道：「妾乘佛力得脫蟒身矣。」感謝而去。列位婦女看此一段故事，切勿妒忌，斬夫之祀，自墮蟒身，沒有寶志公與你懺悔，千萬劫不得超生。若是剝陰皮之刑，千萬莫作此想，等閻羅王費心，特特造一個十九層地獄做婦女安身立命之處。

說話的，若是醜陋婦人妒忌，不過恣其兇悍而已，惟有一般容貌、一般才藝之人，真是棋逢敵手、將遇良材。自然人宮見妒，兩美不並立，兩大不並存，定然沒有相容之意。你只看唐朝梅、楊二妃子，並是絕世佳人，他那嫉妒卻也非常。那梅妃姓江，名彩蘋，是莆田人，九歲便誦得「二南」，父親因此取名為「彩蘋」。高力士選入宮中，明皇甚喜，大加寵幸。梅妃聰明無比，下筆成章，自比謝女，淡妝素服，姿態明秀。性喜梅花，凡是欄檻之處，盡種梅花，榜曰「梅亭」，猶愛綠萼梅，道是清標絕俗，真世外佳人。自含蕊之時直到花謝，還不肯捨，終日玩賞徘徊，月影之下，每每相對而坐，至於夜深不睡，嘖嘖稱歎。明皇因他酷喜梅花，就稱為「梅妃」，戲指梅妃對諸王道：「此梅精也。」吹白玉笛，作驚鴻舞，一座光輝。後楊妃入宮。那楊妃小字玉環，是弘農華陽人，生得豐肌膩理，豔媚異常，雖與梅妃體格不同，卻都是一雙兩好、絕世美貌之人。二人彼此嫉妒，竟至避路而行。但楊妃性忌而有智，梅妃生性柔緩，敵他不過。後來梅妃竟被楊妃用智遷到上陽宮而去。雖然如此，明皇時常思量他。一日晚間，著一個小黃門密以戲馬一匹召梅妃到於翠華西閣。梅妃數年隔絕，一見天顏，感舊敘愛，悲憫不勝，略飲酒筵，旋入鸞幃，恣其恩寵之樂。這一夜，如蝶戀花枝，纏綿不已，不覺日高三丈。忽然左右侍婢一齊驚報曰：「楊娘娘已到閣前，奈何！」明皇慌張無措，急急披衣，抱梅妃藏於夾幕間。方才藏得過，楊妃已到御榻之前，高聲喝道：「梅精何在！」明皇道：「在東宮久矣。」楊妃道：「乞宣來，今日同浴於溫泉宮。」明皇道：「梅精久已放廢，不可並浴。」楊妃再三要明皇宣召，明皇不肯。楊妃向御榻下一瞧，見梅妃遺有金鳳繡鞋一雙在地。楊妃大怒道：「榻下現有婦人遺履，況榻前肴核狼籍，夜來何人大膽，侍寢歡醉，以致今日日出還不視朝？陛下可出見群臣，妾止此閣以俟駕回。」明皇見楊妃發怒，甚是慚愧，把衾一拽，翻轉身向內道：「今日有疾，不可臨朝。」楊妃大怒，逕歸第第。明皇見楊妃去久，方才走起，尋覓梅妃不見，方知適才爭論之時，已被一個小黃門送歸東宮去矣。明皇大怒，遂斬了這小黃門，將金鳳繡鞋並翠鈿另差一個黃門封賜梅妃。梅妃對黃門道：「上棄我之深乎？」黃門道：「怎敢棄妃，只恐楊妃惡情耳！」梅妃笑道：「上若憐我，恐動肥婢之情，豈非棄耶？」梅妃因楊妃生得肌肉豐厚，所以嗔怪，稱他為肥婢。後來梅妃久棄於東宮，不得沾上寵惠，付千金與高力士，願求才子如司馬相如者為《長門賦》，邀回上意。高力士因楊妃有寵，不敢多事，只得答道：「當今並無司馬相如之才。」梅妃乃自作《樓東賦》道：

玉鑿塵生，鳳輦香殄，懶蟬鬢之巧梳，閒縷衣之輕練。苦寂寞於蕙宮，但凝思乎蘭殿。信標梅之落花，隔長門而不見。況乃花心颯恨，柳眼弄愁；暖風習習，春鳥啾啾。樓上黃昏兮，聽鳳吹而回首；碧雲日暮兮，對素月而凝眸。溫泉不到，憶拾翠之舊游；長門深閉，嗟青鸞之信修。憶太液清波，水光蕩浮，笙歌賞宴，陪從宸旒。奏舞鸞之妙曲，乘畫（益鳥）之仙舟。君情纏綿，深敘綢繆，誓山海而常在，似日月而無休。奈何嫉色庸庸，妒氣衝衝，奪我之愛幸，斥我乎幽宮。思舊歡之莫得，想夢著乎朦朧。度花朝與月夕，羞懶對乎春風。欲相如之奏賦，奈世才之不工。屬愁吟之未盡，已響動乎疏鐘。空長歎而掩袂，步躊躇於樓東。

楊妃聞梅妃作《樓東賦》，遂大怒，訴明皇道：「梅精久貶，今以諛詞宣言怨望，乞陛下賜之以死！」明皇滿面通紅，不敢則聲。後明皇宴坐花萼樓，心念梅妃，又恐楊妃酷妒，不敢宣召，適外夷貢珍珠一斛，明皇密賜梅妃。梅妃不受，賦詩一首，對黃門道：「為我進達御前。」詩道：

柳葉雙眉久不描，殘妝和淚污紅綃。

長門鎮日無梳洗，何必珍珠慰寂寥！

明皇看詩，心中不樂，令梨園子弟以新聲度曲，就號《一斛珠》。這是嬪妃爭寵的。

還有西湖上一個故事，是妻妾爭寵的。雖然嫉妒得有趣，不比村婦大哄大鬧，卻又有意外之變，妝點得更妙。話說這個故事出在宋朝高宗南渡之後，這人姓朱名端朝，字廷之，昭慶人氏，父母雙亡，娶得妻子柳氏，生得玉琢成、粉捏就的身軀，更兼描鸞刺鳳，繡將出來就如活的一般，曾有詩單道刺繡的妙處：

日暮堂前花蕊嬌，爭拈小筆上牀描。

繡成安向春園裡，引得黃鶯下柳條。

柳氏女工精巧過人，這也不足為奇。自幼聰明，讀書識字，吟得好詩，作得好賦。朱廷之娶得來家，甚是相得，行則同肩，寢則疊股，說不盡兩人恩愛之處。夫妻共是二十三歲，再不相離。然雖如此，柳氏卻有一種病痛，是犯了「女旁之石」，這病卻也再解不得。柳氏胸中這塊妒石，雖然沒有斗大，卻也有升大，若是發作將起來，就像害瘡塊疾的一般，一連數十日不得平靜。

從來道，妒婦胸中有六可恨。那六可恨？第一恨道，一夫一婦，此是定數，怎麼額外有什麼叫做小老婆。我卻嫁不得小老公，他卻娶得小老婆，是誰制的禮法，不公不平，俺們偏生吃得這許多虧。這是第一著可恨之處了。第二恨道，婦人偷了漢子便道是不守閨門，此是莫大之罪，該殺該休。男兒偷了婦人，不曾見有殺、休之罪。俺們若像宣城公主，剝了陰皮（革+上日中+下方）在駢馬面上，便道俺們罪大惡極而不可赦。又有傻鳥、信佛法的書呆子，造言生事，說謊弄舌道，有什麼閻羅王十八層、十九層地獄，安排鍛鍊，吃苦不盡，恐嚇俺們。這是第二著可恨之處了。第三恨道，男子娶小老婆，偷婦人，已是異常可恨之事了，怎生又突出一種「男風」來，奪俺們的樂事，搶俺們的衣食飯碗。這一件事，你道可省得麼？所以那《牡丹亭記》內李猴兒好男風，冥府判官罰他做蜜蜂，屁股里長拖一個針。就是這件東西，也是俺們身上所有之物，你若上緊時，俺也肯一攬包收，難道俺們倒不如他不成？那不知趣的男兒，偏生耽戀著男風，就像分外有一種妙處的一般，我斷斷解說不出。這是第三著可恨之處了。第四恨道，婦人偷了漢子，便要懷孕，生出私孩子來，竟有形跡，難以躲閃，就如供狀一般，所以婦人不敢十分放手，終久有些忌憚。男子偷了婦人、小官，並無蹤影可以查考，所以他敢於作怪放肆，恣意胡為。這是第四著可恨之處了。第五恨道，男兒這件東西，只許見了自己婆子方才發作、方才鼓弄便好，若是自己婆子不在面前，這件東西便守著家教，一毫不敢作怪，依頭順腦使喚，隨別人怎麼引誘，斷然不為非禮之事，這便是守規矩的東西。偏是他見了生客，分外崢（山寧），分外膽大，及至交戰之時，單刀直入，再也不肯休歇，就像孫行者的金箍棒一般，好不兇勇，還要頭面紫脹，粗筋暴露，磊磊魄魄，如與人廝打模樣。若是見了熟客熟主，便就沒張沒智，有彩打沒彩，猥猥雅雅，塌塌撒撒，垂頭落頸，偷閒裝懶，有如雨打的雞兒一般，全然不肯奉承，不肯著力。這是第五著可恨之處了。第六恨道，俺們杜絕了他的的小老婆、小官兒，使他不敢亂走胡行，這也算放心的了。但他隨身還有那五個指頭，也還要作怪，又有夜壺，活似俺們那件模樣，一出入入於其間，也是放肆之事。還有竹夫人、湯婆子這樣的名色，也要引壞了他那不良的心腸。這是第六著可恨之處了。從來的妒婦，懷了這六可恨，怎生肯放一著空與丈夫？柳氏雖不全然懷這六可恨，卻也微微有些意思，若是略有顏色的丫鬟，不甚精緻的妓女，這柳氏也都不在心上，若是一個絕色的婦人，或是能吟詩作賦、頗通文理的妓者，朱廷之若去破了此戒，柳氏便就放下皮，與丈夫終日聒噪個不了。有時柳眉倒豎，星眼圓睜。以此，朱廷之心中又愛他，又怕他。愛的是聰明標緻，怕的是妒忌天成。後來朱廷之因柳氏與他大哄了幾次，原是恩愛夫妻，不忍觸忤，也遂收心，不敢破壞妻子的教訓，從此規規矩矩，遵著孔子大道而走，踏著周公禮法而行，不敢恣意胡為。柳氏見丈夫做了君子行徑，因此也變了些性格。朱廷之要到帝都來肄業上岸，收拾起身，柳氏安排酒肴，一杯兩盞，與丈夫餞別。朱廷之別了柳氏，同一個朋友楊謙到帝都而來。

那時宋高宗南渡已二十年，臨安花錦世界更自不同。且把臨安繁華光景表白一回，共有幾處酒樓：

春樓 三元樓 五間樓 賞心樓 嚴廚 花月樓

銀馬杓 康沈店 日新樓 蛇（蟲麻）眼只賣好酒

廚 任廚 陳廚 周廚 巧張 沈廚

張花 鄭廚只賣好食，雖海鮮、頭羹皆有之。

話說這幾處酒樓最盛，每酒樓各分小閣十餘，酒器都用銀，以競華侈。每處各有私名妓數十人，時妝豔服，夏月茉莉盈頭，香滿綺陌，憑檻邀遊，叫做「賣客」；又有小鬟，不呼自至，歌吟強聒，以求支分，叫做「擦坐」；又有吹簫、彈阮、息氣、鑼板、歌唱、散耍等人，叫做「趕趁」；又有老嫗以小罐炷香為供，叫做「香婆」；又有人以法制青皮、杏仁、半夏、縮砂、荳蔻、小蠟茶、香藥、韻姜、砌香橄欖、薄荷，到酒閣分俵得錢，叫做「撒（口暫）」；又有賣玉面狸、鹿肉、糟決明、糟蟹、糟羊蹄、酒蛤蜊、柔魚、蝦茸、（魚孱）乾，叫做「家風」；又有賣酒浸江瑤、章舉、蠔肉、龜腳、鎖管、蜜丁、脆螺、蟹醬、蝦子魚、（上制下魚）魚諸海味，叫做「醒酒口味」。凡下酒羹湯任意索喚，就是十個客人，一人各要一味，也自不妨。過賣、鑊頭，答應如流而來，酒未至，先設看菜數碟，及學杯則又換細菜，如此屢易，愈出愈奇，極意奉承。或少忤客意，或食次少遲，酒館主人便將此人逐出。以此酒館之中歌管歡笑之聲，每夕達旦，往往與朝天車馬相接。雖暑雨風雪，未嘗少減。

話說那妓館共有幾處：

上抱劍營 下抱劍營 漆器牆 沙皮巷 清河坊

清樂茶坊 八仙茶坊 融和坊 太平坊 巾子巷

珠子茶坊 潘家茶坊 後市街 新街 金波橋

連三茶坊 連二茶坊 薦橋 兩河 瓦市

獅子巷

這幾處都是群妓聚集之地。內中單表一個妓者，姓馬名瓊瓊，住於上抱劍營，容貌超群，才華出眾，誤落風塵，每思脫其火坑，復做好人婦女，以此性愛幽閒，不肯與俗子往來，隨你富商大賈，金錢巨萬，不能博其破顏一笑。果是：

談笑有鴻儒，往來無白丁。

話說朱廷之同楊謙到於上岸，肄業餘閒，走入賞心樓，兩人對酌豪飲，吃了些醒酒口味。那楊謙是一個風流性格，遂訪問過賣說：「那一家妓者最好？」過賣道：「只有上抱劍營馬家最盛。」楊謙切記在心。從來道詩有詩友，酒有酒友，嫖有嫖友，賭有賭友，真是「物以類聚」。楊謙要到妓者家去散耍，就有那一班幫閒之人簇擁了到馬家去。那時適值馬瓊瓊不在，馬瓊瓊的姐姐馬勝勝出來相見。那馬勝勝雖不比得瓊瓊標緻，卻也毫無俗韻，清雅過人。楊謙就看上了馬勝勝，破費了些珠釵之費，與勝勝相處一程。朱廷之守著妻子的教訓，花柳叢中不敢胡行亂走。楊謙因廷之的妻子妒忌，也不敢挈朱廷之到馬家去。只因楊謙在馬家相處長久，未免朱廷之也幾次到馬家去同飲杯酒。不期天賜良緣，婚姻簿上注了定數，馬瓊瓊見朱廷之生性醇和，姿性超群，文華富麗，因此就看上了朱廷之，幾次央浼姐姐與楊謙說，要與朱廷之相處。楊謙因廷之的妻子有吃醋拈酸之病，恐明日惹柳氏嗔怪，說他拖人落水，因此不敢兜攬。爭奪被瓊瓊央浼不過，只得與朱廷之說知。那朱廷之原是一個真風流、假道學之人，只因被妻子拘束，沒奈何做那猴孫君子行徑。今番離了妻子眼前，便脫去「君子」二字，一味猴孫起來，全不知有孔子大道周公禮法，就如小學生離了先生的學堂，便思量去翻筋斗、打虎跳、戴鬼臉、支架子的一般恣意頑耍，況且又是一個絕色妓女招攬，怎生硬熬得住？因此一讓一個肯，便明目張膽起來，與馬瓊瓊相處。瓊瓊見朱廷之胸懷磊落，並無半點遮掩，傾心陪奉，真真如膠似漆，異常歡好。瓊瓊因是盛名之下，積攢金銀綾錦不計其數，今番死心塌地在朱廷之身上，不唯不要朱廷之一文錢，反倒賠錢鈔出來，與朱廷之做衣服巾履之類。日用之費，盡取給於瓊瓊，凡請客宴賓，都是瓊瓊代出。

不期肄業之期已滿，楊謙苦促廷之回家，恐日後廷之妻子風聞此事，傷神破面，壞了朋友之情。廷之與瓊瓊兩個正打得火一般熱，怎生割捨？卻被楊謙苦勸不過，只得告歸。臨別之際，瓊瓊再三叮囑道：「妾墮落風塵，苦不可言，如柳絮誤入污泥之中，欲飛不得。每欲脫其火坑，仍做好人風範，數年以來，留心待個有情有意之人，終不可得。妾見郎君，氣宇不凡，定是青雲之客，又非薄倖之人，願托終身，不知可否？」廷之心中雖然曉得妻子有吃醋之意，實難相容，口裡只得勉強應承道：「承娘子相愛，解衣衣我，推食食我，此恩沒身難報。在他人求之而不得，我不求而自來，實出望外。異日倘得僥倖，斷不敢寒盟，有乖恩德。終身之事，自當作主，不必過慮。」瓊瓊不勝歡喜，遂作別而去。正是：

難將心裡事，說與眼前人。

話說廷之回到家中，見了柳氏，咬住牙管不敢說出此事。連隨身小廝，廷之狠狠吩咐，不許一言泄漏，遂瞞得鐵桶相似。過得不上一月，此事漸漸露將出來。你道是怎生露出？原來廷之在家，夜夜與柳氏同牀疊股而睡，每每行其雲雨之事。自從貪戀了馬瓊瓊，那精神便全副用在瓊瓊身上，不覺前去後空，到柳氏身上便來不得了。始初勉強支撐，不過竭力以事大國。後來支撐不來，漸有偷懶之意，苦水滴東，扯扯拽拽而已。柳氏是個聰明之人，早猜有個七八分著，遂細細盤問朱廷之道：「你向日在家間精神甚好，今在外許久，精神反覺不濟，定有去頭，或是與妓女相處，休得瞞我！」朱廷之本是個怕老婆之人，今日被柳氏一句道著，就如閻王殿前照膽鏡一般一一照出，心膽都慌，滿臉通紅。自料隱瞞不過，只得一一說出，卻又胸中暗暗自己安穩道：「律上一款道是自首免罪，或者娘子諒我之情，不十分罪責，也未可知。」胸中方才暗轉。怎知那位娘子不能有此大雅，方才得知，早已紫脹了面皮，勃然大罵道：「你這負心漢子，薄倖男兒，恁地瞞心昧己，做此不良之事，真氣死我也！」說罷，便驀然倒地。正是：

〈知性命如何，先見四肢不動。

廷之慌張無措，一手揪住頭髮，一手掐住人中，忙叫丫鬟將姜湯救醒。柳氏醒來，放聲大哭個不住，廷之再三勸解，只是不睬。只得央浼柳氏的兄弟柳三官到來苦勸，廷之又幾次陪個小心，柳氏方才回轉意來。廷之自知無禮，奉承無所不至，又畢竟虧了腰下之物小心伏事做和事老，方才幹休。廷之自此之後，並不敢胡行亂走，又做起假道學先生來了，在家謹守規矩，相伴過日。

不覺光陰似箭，轉瞬間又是秋試之期，府縣行將文書來催逼赴試。柳氏聞知這個信息，好生不樂，若留住丈夫在家，不去赴試，恐誤了功名大事，三年讀書辛苦，付之一場春夢；若縱放丈夫而去，恐被馬瓊瓊小淫婦賤人勾引我官人迷戀花酒，貪歡不歸。這一去正如龍投大海、虎奔高山，他倒得其所哉，我卻怎生放心得下？以心問口，以口問心，好難決斷。果然：

好似和針吞卻線，係人腸肚悶人心。

那柳氏主意，若是男人這個雞巴或是取得下、放得上的，柳氏心生一計，定將丈夫此物一刀割下，好好藏在箱籠之中，待丈夫歸來，仍舊將來裝放丈夫腰下，取樂受用，豈不快哉！只因此物是個隨身貨，移動不得的，柳氏也付之無可奈何了。卻又留丈夫不住，只得聽丈夫起身。臨行之際，再三叮囑道：「休似前番！」廷之又猴孫君子起來，啾啾連聲道：「不敢！不敢！」柳氏因前番與楊謙同去，惹出事端，此行不許丈夫與楊謙同走。楊謙知柳氏嗔怪，也並不敢約廷之同行。廷之獨自一個來到臨安，爭奈偷雞貓兒性不改，離了妻子之面，一味猴孫生性發作，就走到馬瓊瓊家去。瓊瓊見廷之來到，好生歡喜，即時安排酒肴與廷之接風。廷之把妻子吃醋之意，一毫不敢在瓊瓊面前提起。廷之遂住於瓊瓊家中，免不得溫習些經史。瓊瓊甚樂，一應費用都是瓊瓊代出，不費廷之一毫。廷之心中過意不去，甚是感激，因而朝夕讀書不倦。幸而天從人願，揭榜之日，果中優等，報到家中，柳氏大喜。細訪來人消息，知丈夫宿在瓊瓊家中，一應費用都出瓊瓊囊橐，雖憐瓊瓊之有情，又恨瓊瓊之奪寵。畢竟很多於憐，然亦是無可奈何之事。

誰料廷之廷試之日策文說得太直，將當時弊病一一指出，試官不喜，將他置於下甲，遂授南昌縣尉，三年之後始得補官。廷之將別瓊瓊而回，瓊瓊置酒餞別，手執一杯，流涕說道：「妾本風塵賤質，深感相公不棄，情投意合，相處許久。今相公已為官人，古人道『一貴一賤，交情乃見』，豈敢復望枕席之歡，但妾一身終身淪落，實可悲憫。願相公與妾脫去樂籍，永奉箕帚，妾死亦甘心也！」說罷，廷之默然不語。瓊瓊便知其意，說道：「莫不是夫人嚴厲，容不得下人，相公以此不語耶？」廷之聞得此語，不覺流下淚來道：「我感娘子厚意，一生功名俱出娘子扶持，豈敢作負義王魁之事。但內人實是妒忌，不能相容，恐妨汝終身大事，以此不敢應允。」瓊瓊道：「夫人雖然嚴厲，我自小心伏事，日盡婢妾之道，不敢唐突觸忤。賤妾數年以來日夜思量從良，積攢金銀不下三千金，若要脫籍，不過二三百金，餘者挈歸君家，盡可資君用度，亦不至無功食祿於爾家也。」廷之沉吟半晌道：「此事實難，前日到家，因知與爾相處，便一氣幾死。暫處尚不相容，何況久居乎？幸虧舅舅相勸，方才回心轉意。今過得幾時，便能作此度外之雅人乎？」瓊瓊道：「相公何無智之甚也！世事難以執一而論，君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昔日相公為窮秀才之時，百事艱難，婦人女子之見，往往論小，今日做了官人，勢利場中自然不同。他前日若不放你出來赴選，這吃醋意重，自然做不成了；既放你出來赴選，這便是功名為重之人。既然成名而回，他心亦喜。況他明明曉得有我在此，便大膽放你出來，這便是嬌妒之人，與一概胡亂廝鬧、吃醋妒忌之人自然不同，此等女人盡可感格。況前日既聽兄弟解勸得，安知今日又不聽兄弟之言娶得我乎？相公休得膠柱鼓瑟。事在人為，不可執迷。」廷之聽了這一席話，如夢初醒道：「娘子之言，甚是有理，吾妻不聽他人說話，只聽舅舅言語，這果有機可乘。須要用一片水磨工夫在舅舅面前，方才有益。」果是：

安排煙粉牢籠計，感化深閨吃醋人。

瓊瓊又再三叮囑道：「須要宛轉小心，不可有誤。妾在此專候佳音，燒香祈禱。」拜別出門。

廷之到得家間，合家歡喜，且做個慶喜筵席。不則一日，廷之賠個小心，到舅舅面前，一緣二故，說得分明，又道：「瓊瓊為人極其小心，情願伏低下賤，斷不敢唐突觸忤。況彼囊橐盡有充餘，我之為官，皆彼之力。今三年之後，方得補官，家中一貧如洗，何不借彼之資，救我之急，此亦兩便之計也。昔王魁衣桂英之衣，食桂英之食，海誓山盟，永不遺棄。後來王魁中了狀元，桂英連寄三首詩去，極其情深，王魁負了初心，竟置之不理。桂英慚恨，自縊而死，王魁在於任所，青天白日親見桂英從屏風背後走出，罵其負義，日夜冤魂纏住，再不離身。後用馬道士打醮超度，竟不能解，遂活捉而去。嘗看此傳，甚可畏怕。我今受瓊瓊之恩，不減桂英，今千辛萬苦得此一官，豈可為負義王魁，令桂英活捉我而去耶？乞吾舅成人之美，則彼此均感矣。」那個舅舅是個好人，說到此處，不覺心動，就走到姐姐面前，說個方便，又添出些話來，說得活靈活現，說「王魁昔日負了桂英，果被桂英活捉而去，此是書傳上真真實實之事，並非謬言。今姐姐千難萬難，博得此官，萬一馬瓊瓊懷恨，照依像桂英自縊而死，活捉姐夫而去，你我之心何安！不如打發姐夫前去，脫其花籍，娶彼來家。況彼情願小心伏事，倘或放肆，那時鳴鼓而攻，打發出去，亦不敢怨恨於我矣。」大抵女人心腸終久良善，聽得「活捉而去」四字，未免受怕起來，只得滿口應承，就教廷之前到臨安脫其花籍而回。正是：

得他心肯日，是我運通時。

廷之領了妻命而來，就如捧了一道聖旨，喜喜歡歡來到瓊瓊家間，瓊瓊出見，說了細故。瓊瓊合掌向空禮拜，感激不盡，點了香花燈燭，燒了青龍福紙，出其囊橐，脫了樂戶之籍，謝了日常裡相厚的乾爺乾娘、乾姊乾妹，辭別了隔壁的張龜李龜、孫鴉王鴉，收拾了細軟物件，帶領了平頭鍋邊秀，一逕而來。到于家間，瓊瓊不敢穿其華麗衣服，只穿青衣參見柳夫人，當下推金山、倒玉柱，拜畢起來，柳氏抬頭一看，但見：

盈盈秋水，不減西子之容；淡淡蛾眉，酷似文君之面。不長不短，出落的美人畫圖；半瘦半肥，生成得天仙容貌。丰神嫵娜，似一枝楊柳含煙，韻致翩翩，如幾朵芙蓉映水。看來天上也少，愈覺塵世無多。

柳氏不見便休，一見見了，不覺一點紅從耳根邊起，登時滿臉通紅，好生不樂，暗暗道：「原來這賤人恁般生的好，怪不得我丈夫迷戀，死心塌地在他身上，異日必然奪我之寵，怎生區處？」只因始初應允，到此更變不得，只得權時忍耐，假做寬容之意。那瓊瓊又是個絕世聰明妓女，見柳氏滿臉通紅，便曉得胸中之意，一味小心，一味樸實，奉承柳氏，無所不至。就於箱中取出數千金來獻與柳氏，以為進見之禮。廷之從此家計充盈，遂修飾房屋，中間造為二閣，一間名為東閣，一間名為西閣。柳氏住於東閣，瓊瓊住於西閣，廷之往來於其間，大費調停之意。

不覺已經三載，闕期已滿，南昌縣衙役來迎接赴任。廷之因路遠俸薄，又因金兀兀猖獗之時，東反西亂，不便攜帶家眷，要單騎赴任，卻放瓊瓊不下，恐柳夫人未免有摧挫之意。臨別之時，遂置酒一席，邀一妻一妾飲酒，而說道：「我今日之功名，皆係汝二人之力。今單身赴任，任滿始歸，今幸汝二人在家和睦，有如姊妹一般，我便可放心前去。如有家信，汝二人合同寫一封，不必

各人自為一書。我之復書亦只是一封。」說罷，因一手指瓊瓊道：「汝小心伏事夫人，休得傲慢。」又一手指柳夫人道：「汝好好照管。」吩咐已畢，含淚出門而別。果然：

流淚眼觀流淚眼，斷腸人送斷腸人。

話說廷之出得門，畢竟一心牽掛瓊瓊，時刻不離，然事已至此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大膽前去。到於南昌，參州謁府，好不煩雜。那時正值東反西亂、干戈擾攘之際，日夜防著金兀朮，半載並無書信。一日接得萬金家報，廷之甚喜，拆開來一看，只見東閣有書，西閣並無一字附及。廷之心疑道：「我原先出門之時，吩咐合同寫一書，今西閣並無一字，甚是可慮，莫不是東閣妒忌，不容西閣寫書思念我否？」隨即寫一封回書，書中仍要東閣寬容、西閣奉承之勤的意思。誰知這一封回書到家，東閣藏了此書，不與西閣看視。西閣因而開言道：「昔相公臨去之時，吩咐合同寫書。前日書去之時，並不許我一字附及。今相公書來，又不許我一看。難道夫人有情，賤妾獨無情也？」東閣聽得此言，大聲發話道：「你這淫賤婦人，原係娼妓出身，人人皆是汝夫，有何情義，作此態度？前日蠱惑我家，我誤墮汝計，娶汝來家。汝便喬做主母，自做自是，今日還倚著誰的勢來發話耶？就是我獨寫一書，不與爾說知，便為得罪於汝，汝將問我之罪多！」說畢，恨恨入房。西閣不敢開言，不覺兩淚交流，暗暗叫自己跟來平頭寄封書信到任所，不與東閣說知。書到南昌，廷之拆開來一看，並無書信，只有扇子一柄，上畫雪梅，細細題一行字於上面，調寄《減字木蘭花》，道：

雪梅妒色，雪把梅花相抑勒。梅性溫柔，雪壓梅花怎起頭？芳心欲訴，全仗東君來作主。

傳語東君，早與梅花作主人。

廷之看了此詞，知東閣妒忌，不能寬容，細問平頭，備知緣故，好生悽慘，遂歎道：「我僥倖一官，都是西閣之力，我怎敢忘卻本心，做薄倖郎君之事。今被東閣凌虐，我若在家，還不至如此，皆此一官誤我之事。我要這一官何用？不如棄此一官，以救西閣之苦。」那平頭卻解勸道：「相公，雖只如此，但千辛萬苦博得此一官，今卻為娘子而去，是娘子反為有罪之人。雖夫人挫折，料不至於傷命。等待任滿回去，方為停妥。」廷之因平頭說話有理，就留平頭在於任所。不覺又經三月餘，那時正是九月重陽之後，廷之在書房中料理些文書，平頭煎茶伏侍，至三更時分，幾陣冷風，呼呼的從門窗中吹將人來，正是：

∞形無影透人懷，四季能吹萬戶開。

就地撮將黃葉起，入山推出白雲來。

這幾陣風過處，主僕二人吹得滿身冰冷，毫毛都根根直豎起來，桌上殘燈滅而復明，卻遠遠聞得哭泣之聲，嗚嗚咽咽，甚是悽慘。主僕二人大以為怪，看看哭聲漸近於書房門首，門忽呀然而開，見一人搶身入來，似女人之形。二人急急抬頭起來一看，恰是馬瓊瓊，披頭散髮，項脖子上帶著汗巾一條，淚珠滿臉，聲聲哭道：「你這負義王魁，害得我好苦也！」主僕二人一齊大驚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瓊瓊道：「前日我寄雪梅詞來之時，原不把東閣知道。東閣知平頭不在家，情知此事，怨恨奴家人於骨髓，日日凌逼奴家。三個月餘，受他凌逼不過，前日夜間只得將汗巾一條自縊而死。今夜特乘風尋路而來，訴說苦楚，真好苦也！」說畢，大哭不止。廷之要上前一把抱住，瓊瓊又道：「妾是陰鬼，相公是陽人，切勿上前！」主僕二人大哭道：「今既已死，卻如何處置？」瓊瓊道：「但求相公作佛法超度，以資冥福耳。」說畢，又大哭而去。廷之急急上前扯住衣袂，早被冷風一吹，已不見了瓊瓊之面。廷之哭倒在地。正是：

夜傳人鬼三分話，只說王魁太負心。

話說廷之跌腳捶胸，與平頭痛哭了一夜，對平頭道：「東閣直如此可恨，將我賢惠娘子活逼而死，早知如此，何苦來此做官！若在家間，量沒這事。」說罷又哭。次日遂虔誠齋戒，於近寺啟建道場，誦《法華經》超度。因《法華經》是諸經之王，有「假饒造罪過山嶽，不須《妙法》兩三行」之句。又買魚蝦之類放生，以資冥福。有《牡丹亭》曲為證：

風滅了香，月倒廊，閃閃屍屍魂影兒涼，花落在春宵情易傷。願你早度天堂，願你早度天

堂，免留滯他鄉故鄉！

話說三日道場圓滿，又見瓊瓊在煙霧之中說：「我已得誦經放生之力，脫生人間。」再三作謝而去。主僕二人不勝傷感。廷之遂棄了縣尉，欲歸家間將瓊瓊骸骨埋葬，告辭了上官，收拾起身。正是：

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。

看看近于家間，行一步不要一步，淒涼流淚不止。走得進門，合家吃其一驚，鼎沸了家中，早驚動了東西二閣，都移步出閣來迎。主僕看見西閣仍端然無恙，二人面面覷覷，都則聲不得，都暗暗的道：「前日夜間那鬼是誰？卻如此做要哄賺我們！莫不是眼花，或是疑心生暗鬼？怎生兩度現形？有如此奇怪之事！」二閣都一齊開口道：「怎生驟然棄官而回，卻是何故？」廷之合口不來，不好將前事說出，只得說道：「我僥倖一官，羈縻千里。所望二閣在家和順相容，使我在任所了無牽掛之憂。今見西閣所寄梅扇上書《減字木蘭花》詞一首，讀之不遑寢食，我安得而不回哉？」遂出詞與東閣看。東閣道：「相公已登仕版，且與我判斷此事，據西閣詞中所說梅花孰是孰非？」廷之道：「此非口舌所能判斷，當取紙筆來書其是非。」遂作《浣溪紗》一闕道：

梅正開時雪正狂，兩般幽韻孰優長？且宜持酒細端詳。梅比雪花多一出，雪如梅蕊少些香。

花公非是不思量！

書完，二閣看了，意思都盡消釋，並無爭寵之意，遂置酒歡會，方說起前月假鬼現形之事，蓋借此以騙佛法超度耳，這鬼亦甚是狡黠可惡也。東西二閣甚是吃驚，因此愈加相好。廷之自此亦不復出仕於朝，今日東而明日西，在家歡好而終。有詩為證：

宮女多相妒，東西亦並爭。

鬼來深夜語，提筆付優伶。

又有詩道：

世事都如假，鬼亦幻其真。

人今盡似鬼，所以鬼如人。